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錄監生臣俞成鱇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晉文公之伯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

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

辭焉袁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補逸國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没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

以為然乃行

發明按文公還國事左傳與國語小異大同大都内傳簡要外傳繁多今止取國語事實之補裨内傳者餘自有全書不盡録司空臼季勸納懷嬴之說典而無理斷易繇辭亦屬傅會今不録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

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宫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補逸　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

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

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於河

史記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至河咎犯請亡重耳投壁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巳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我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補逸 國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

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寛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懐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

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補逸 史記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

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發明按說苑介子推作舟之僑訛甚龍蛇之歌諸書所載亦多異同今從史記

史記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徳恵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闕者此受下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壺叔說苑作陶叔狐

國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

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狄師伐周王適鄭處於氾（詳見子帶之亂）使簡師父告於晉使

左鄢父告於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

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兾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　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

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緍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

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補逸 國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順先軫有謀胥

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

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

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宫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
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恵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
恵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
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

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

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宫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

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白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

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實為令尹奉

已而已不在民矣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補逸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

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黄鳳之陵屨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

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呂氏春秋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

雖令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

冬會於溫討不服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

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徳也壬申公朝於王所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

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補逸國語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渝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秋晉蒐於清原

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補逸 國語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

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
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
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
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
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
通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大捷焉

補逸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

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刑于太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宫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三十三年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

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因晉喪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

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
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
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
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
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温先且居胥臣
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獲孫昭子　衛
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
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

孫敖會之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

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

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
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三年春莊叔會諸
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
上曰逃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
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
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
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
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

君眖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六年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臣士奇曰晉文公避驪姬之亂經歷狄鄭衛齊宋曹楚秦諸國備嘗險阻以老其才凡十有九年卒

反晉國棄責薄斂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舉善授能官方定物諸大政犂然一變晉國之常度代原示信大蒐示禮定王示義用能出穀戍解宋圍一戰而收館穀之功齊桓以後功烈未有如是之赫者也然而晉伯所基惟其定王一舉當時天子蒙塵使簡師父告於晉亦使左鄢父告於秦秦伯會師河上將納王使秦得專定王之美則天下之望走將在秦晉之大事去矣曹操先得獻帝而袁紹不

能爭朱梁既反乘輿而克用不能抗名分所在形格勢禁自然之理也所以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取威定霸之謀於是乎在而文能聽之蓋亦賢矣獨其受南陽之賞陽樊不服至用師以圍之王之姻親幾為俘馘妄行請隧瀆亂王章而不知翼戴天子止諸侯之常職此非純臣之所為也若城濮功高而信先軫之詭謀許復曹衛拘留宛春一意敗楚而無按兵修禮之風比之召陵

誠所謂譎而不正者耶大約文公之為人不逮齊桓遠甚而其臣子犯趙衰先軫之屬亦無有知大體如管夷吾者是以桓能忘濱死之怨忍手劍之辱而文反國之後惟以報復為事懐觀裸之恨則出衛君於襄牛銜與塊之憤則責曹君以獻狀卒使纍於晉陽辱於深室而衛之受禍尤烈君臣交獄兄弟相殘拂人道之經亂上下之分必如是而後快心即以鄭之小郄不能捐棄連秦伯以伐之

結釁殘民兵端不息迹文之所為直睚眦必報之人耳子犯授璧子推自焚盍有以窺見文之褊心而以為不能録功畧過也世但見其能忍於豎頭里鳬須而稱之其亦未之考矣踐土作宫傳三覲之美而河陽召王功不塞咎非聖人原情丈其罪魁乎襄公繼伯惟於温覿王一事不隕家聲而導之者先且居也其他矜威恃力舉動多不中禮而敗殽之役為尤甚夫秦穆手挈文公而歸之晉德

最深襄又秦之自出秦伯勞師襲遠雖有利可乘而大恵未泯何至興墨絰之戈矯牛鳴之命忍死先君而快心於一擊以父言之則不孝以甥舅之戚言之則不義以報施言之則不恕以在喪不與兵革之事言之則不懷邀人於險阻則不仁至於敗殺不已而繼以彭衙彭衙不已而繼以取汪秦固怨晉晉何為而致死於秦也若楚師在江不能悉索以急纓冠之義僅僅以一處父之師門方城

而江患轉劇襄之霸功不遠愧於乃父哉

乾隆御覽之寶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録監生臣俞成鱞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晉楚爭伯 靈公至厲公 楚莊王圖霸附

按春秋之世楚獨僭王春秋志在尊王故子伯子伯即所以尊王為其能攘楚也春秋終始予晉以伯故楚莊雖賢亦不得蔑晉之成景而以伯予之況伯非攘楚無以成伯顧可予楚以伯乎故於文襄之後悼

公之前當晉靈成景厲暨楚穆莊之世題曰晉楚爭伯内晉而外楚也噫使靈成以下能為悼公則楚并不得而爭矣綱目分書南北朝兹竊取其例焉

文公九年春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

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

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

拜　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為故也凡

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補逸　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夏四月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
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
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
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
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
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

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孫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

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

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

為質焉　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補逸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

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

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

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

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吳越春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沈湎於酒淫于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

飛飛則沖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弦矢卒發豈得沖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伏諸侯

說苑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于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

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呂氏春秋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

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

宣公元年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吕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吕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

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三年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

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四年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壞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補逸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内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

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曰
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
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
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
人微賊泄治而殺之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
君君不我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
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

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

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為
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
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
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
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
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
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

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

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畺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賔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道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

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

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凟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九年楚子入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

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於

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

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補逸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考異說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

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鼔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

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

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

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

歳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叅之肉其足食乎叅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叅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斾伍叅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

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孫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
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
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
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
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

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

旆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

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

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茍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亡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

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補逸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

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耊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

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弗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冦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還師而佚晉冦

新書昔者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中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内領國政辟草

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于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

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吾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轂不轂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絶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懼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

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絶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歡羣臣百有餘人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

顱肝膽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絶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彊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楚莊王獵于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

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孼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與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

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所載事與左同不具錄

補逸呂氏春秋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脩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伯吾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我將為子遊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荆

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賢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弗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

孔達曰茍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

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吾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

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

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補逸　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

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我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
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
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
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
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
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
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我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
歸爾引師而去之

史記楚以圍宋五月不觧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呂氏春秋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

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劔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

王孫子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

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
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尸子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
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
之國人大說

說苑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
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
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

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蘩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　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返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

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毋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

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

攷證漢延熹三年立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其碑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歌與史



記異所封之田亦不曰寢丘而曰潘鄉

臣士奇曰晉自文襄以來主盟中夏本非楚匹也自靈成景厲昏庸相繼無有先君之明趙盾當國亦頗專恣荀林父雖忠將略非所長趙穿先縠魏錡趙旃之徒進而叅之亦無先大夫之肅楚則適遇莊王之賢庸大鳥之諷屏鐘鼓而不御卻子佩之飲罷强臺而不登求賢如不及則當饋而歎保邦於未危則求過於天絕美人之纓則鬭士奮納

沈尹之綆則賢相登巷亦一時之令主也而其臣如蔿敖伍舉申叔時輩又皆盡忠竭智翊贊於其間用能爭衡上國狎主齊櫕而晉反處其下矣夫伯主之所以足為中原倚庇者勤而撫之思患而豫綢繆之然後敵有所怵懼而不敢有輕量我之心今觀范山之言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於是楚有狼淵之師吁晉君雖少楯大夫安在乎既不能消釁於未然而又無武震合四國之兵

以救鄭而不及楚師宇下安得不籍籍多事哉傳曰以懲不恪葢晉伯不競之由未有失策於此者也且晉之於楚鬬力不如鬬智鬬智尤不如鬬義義莫大於誅亂臣討賊子自厥貉次而二三與國半折而入於楚晉之所為攘楚者無他奇策止新城一歃乞靈於鬼神耳至皇皇大義可恃以無恐而不知取也舍雖無咸齊君也商人烏得而弑之則合六國以討齊而竟以賂還一失也宋有杵臼

之變覆載所不容宣子請討則曰非國之急也靈
已不君矣已而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庶幾
快舉而又以利隳二失也陳靈宣淫固云不道然
人臣無將徵舒敢以一矢加遺洿潴不足蔽其辜
晉為伯主置若罔聞而以問罪之聲遺之荆楚三
失也此三者皆大義所關晉不能為而楚為之其
何以服諸侯而係天下之望故自取賂釋宋而鄭
穆公薄其不足與乃受盟於楚人心解體伯勢陵

夷職是之故哉鬬椒救鄭趙盾計無復之而託之將斃誘曰姑益其疾何不思之甚也至縣陳而尋復其封入鄭而又退之舍楚事事合義晉事事隳義而知難冒進自貽掬指之羞將誰懟哉滅蕭而同清丘之歃圍宋而馳虛聲之使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其原則自君臣泄泄不在諸侯而又不知以義服人之過也然而晉雖弱伯也若楚雖强安得以伯許之此問鼎觀兵所以見黜於春秋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六